

【戡郊】苍雪不照夜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110992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110992>.

Rating: [Not Rated](#)

Archive Warning: [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](#)

Category: [M/M](#)

Fandom: [封神第一部](#)

Relationship: [戡郊](#), [沙驰](#), [戡驰](#), [all郊](#), [发郊](#)

Language: 中文-普通话 國語

Stats: Published: 2023-10-25 Updated: 2023-10-27 Words: 4,879 Chapters: 2/?

【戡郊】苍雪不照夜

by [tanzheng](#)

Summary

一个奇怪的非白道故事

Chapter 1

杨戩礼貌地拒绝第三个男人和第五个女人之后，终于，一个高个儿穿长风衣的人从远处走到路灯下面，说：“这跟我一起的，你们散了吧。”然后他对杨戩一笑，露出牙齿：“来晚了啊？”

说着他就领着杨戩往外走，一时间没人再围上来。

杨戩看他很像资深嫖客，于是跟在他后面，带着点敷衍的微笑向街深处走。

走着走着，这个莫名其妙出现给他解围的人忽然停住脚，问：“你新来的同志？黄不是这么扫的。”

杨戩噎了一下，反问他：“什么？”

他花了一点力气来控制语气里的震惊和愤怒。面对这个问题，他应该表现出足够的情绪，但又不能超出杨戩冷静的控制力。

他对面的高个儿——杨戩注意到他比自己还高——看起来也有点惊讶，两眼一瞪：“你不是风纪组那个新人啊？”

杨戩把外套拢了拢，问他：“那你是什么人？”他平静地审视对方，而对方则有点絮叨地接着说：“不对吧，站那么直，这边的尖儿一个也瞧不上，你说不是便衣根本都没人信的。”

杨戩说哦，又问了他一遍：“所以你是？”

他们俩刚好走到另一盏路灯下面。高个儿停下了脚步，路灯就明明灭灭，打着闪照在他脸上。

鹿台这一带过去几年很繁华过，但前几年姜家出事之后就渐渐地不行了，没人来这附近开发，很快就衰落下去，外面是装点门面的灯红酒绿，往里走的旅行社瓢子里都不过几个年久失修的小区。基础设施更不用说了，灯亮不亮另说，就算好险没熄了，其实也勉强只看个大概。但杨戩还是看出来，这人有一张很好的脸。

当然杨戩也注意到更多细节，比如大衣领子上一个很小的徽章，比如大衣下面看起来什么都没穿，比如其他很多足够的暗示。这些并不明显、但只要像杨戩一样做了功课就能识别出来的符号，说明他并不像杨戩一开头猜想的是个嫖客，也不像他自己假装的那样是个便衣。他跟刚才围着杨戩的男男女女没什么两样，只是这家伙更高明，险些把杨戩也骗了。想明白这些，杨戩舒了口气，把手插进口袋里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对，扫你来的。坦白从宽，快交代吧。”

对方眼睛睁大了一点，看不出来是因为没想到他这么回，还是因为忍不住想笑。

然后远处有个人不大耐烦地喊：“殷郊！磨蹭什么呢快点！”

这下杨戩知道他名字了。

殷郊漫不经心地喊回去：“你先上去，我等会。”

他回过头的时候，杨戩盯着他。

“你姓殷？”

殷郊笑了：“鹿台有什么不姓殷。”

他点了根烟，很老式地划火柴，然后甩着手腕把火柴熄灭，收到贴身的一个小塑封袋里。

杨戩又问：“哪个郊？”

“郊外的郊。”殷郊说。他咬着烟，声音有点含糊，很笼统地挥了挥手：“这一带是鹿台的郊外。”

杨戩不准备追究了。总之一看就是假名。殷郊也问他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礼尚往来，杨戩把自己的名字也告诉他。

殷郊大笑起来。他笑起来与他本人并不像，好像忽然拧亮一个折叠台灯，有种廉价的明亮。他笑得前仰后合，擦了擦眼泪说：“下回挑一个好点的花名行吗？条子在这儿可讨不着好，你赶紧回去吧。”

杨戩没答，手还停在口袋里，说：“我来拿昨天剩的空心菜。”

这回殷郊不笑了。他皱了皱眉，把烟从嘴里拿开，眯着眼睛吐了口气：“昨天？空心菜上星期就卖完了。”

杨戩也笑了笑：“所以我来这儿拿。”

终于，殷郊含着烟仔细打量他，过了一会慢慢说：“原来是你啊。”烟雾从他的牙齿之间弥

漫出来，再加上路灯，脸色也变得有点晦暗不清了。

杨戩八风不动，殷郊拨了个电话说还要晚点过去，对面骂了起来，声音不小，不过杨戩听不清楚。殷郊倒也没管，直接掐了电话，跟杨戩说：“走吧。”

据说鹿台这个名字是殷先生起的，大约有点逐鹿天下的意思，但殷先生本人当然不这样讲。照他说，是因为鹿台附近地势复杂高高低低，修路也修得艰难，迷宫一样，好比在鹿角上到处都是叉。

一定要按照这个解释也勉强说得通。杨戩开头还试着记路，但绕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渐渐也有点不能确信自己的记性。

等他怀疑殷郊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比干在哪儿的时候，殷郊说：“到了。”

他的烟不知道什么时候吸到头了，于是又点了一根新的，火光照亮他的下半张脸：“我带你找，还是？”

“谢了，”杨戩说：“我自己来。你不是还有事。”

“还记得路吗？别到时候没头苍蝇似的转不出去了。”

杨戩向他笑了笑：“回头我找人带我出去。”

殷郊笑了一声——跟听到杨戩名字的笑法不太一样——然后说：“回见。”

他说回见说的容易，但杨戩再见到殷郊，其实是两年以后了。两年不长不短，对一个有昆仑背景且能力出众，但性格冷淡有点傲慢的人来说刚刚好。第二年圣诞结束的时候，杨戩被邀请到殷先生家里做客。

崇应彪到杨戩楼下接他，提醒他说今天跟往常不一样，今天有别人。

“就是那个姬发。”他脸色不很好看。

“那个姬发”蛮有名，替殷先生进去了两年，现在看来是要出来荣华富贵了。

杨戩跟崇应彪不算太熟，但因为起手在申公豹手下，所以也被崇应彪划在自己这边。崇应彪于是话多了一点：“这小子精得很，把殷叔和太子都哄得团团转。你小心防着他。”

杨戩嗯了一声，干脆闭目养神，崇应彪也就不说话了。

他们到的时候，只有殷先生一个人在。饭点还在，他请两个年轻人吃水果。崇应彪顺道汇报了本季度的工作，殷先生点头，说做得好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就到这个程度了。

杨戩沉默地吃水果，忽然殷寿问：“杨戩，有人说你不大上进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”

杨戩放下叉子：“我已经吃到殷先生家的水果。这样看算很上进了。”

殷寿摇头：“以你的本事，应该冒头更快的。”

杨戩能感觉到崇应彪调整了一下姿势。他说：“性格吧。我不喜欢跟人争。”

“或者你是条子。”殷先生笑着说。

杨戩也笑：“条子不该求拔尖吗？坐的越高消息才越多。”

“那样更招人怀疑，所以你故意反其道而行之。”崇应彪立刻说，面皮绷得很紧，手放在腰间，手臂上肌肉隆起来。

杨戩说：“也有道理。”然后问：“我能再拿个苹果吗？”他慢慢抬起手，很慢很慢：“不想伸手的时候被一枪崩了。”

殷先生大笑起来，他说：“吃吧，吃吧。你们年轻人就是要多吃一点。”

他看起来很慈爱：“我儿子说你人不错，我信他的话。”

他们说话的时候门开了，进来两个青年，一个就是杨戩两年前见过的殷郊，另一个生人，头发竟然留得半长。只能是姬发。

殷先生站起来。殷郊上去拥抱他，脸上笑意很盛：“爸爸，我把姬发接回来了。”

殷先生拍拍他的后背：“好孩子。”然后又去拥抱姬发。

寒暄一番之后都落了座，菜开始一道一道摆上来。

饭桌上几乎都是殷郊说话，有时候他问姬发什么事，姬发也就接着说下去，妙语连珠，不像进去了两年，反而像是在哪儿度假。聊到滑雪，殷郊又问崇应彪：“一起去吗？”

崇应彪摇头：“我有事。”

殷先生也说：“都跟你似的游手好闲的？”

殷郊安静了一会。崇应彪伸手叉了一只虾饺，问殷先生：“那杨戩？”他狐疑地看杨戩。

殷先生不以为意，摆摆手：“你的事照做，杨戩我另有安排。”

他又对殷郊说：“今晚杨戩留下，你们年轻人多聊聊。”

殷郊点头。

吃过饭，殷先生离席时，所有人站起来送。

“你们不要拘束。”殷先生说：“当自己家一样。”走到门口，他又说：“牧驰，宗庙区的事你跟杨戩说一下。”

杨戩不知道他在说谁，不免转头看了一下，但除了低着头像聋子哑巴的仆人，这里就他们几个。

殷郊犹豫了一下，问：“爸爸，那姬发——”

殷先生打断他：“你们认识多久了，还每天黏在一块？这是大事，姬发能明白。”

殷郊于是抿着嘴点头。

殷先生走后，崇应彪干笑了一声：“姬发，没想到啊，失宠了？”

姬发坐到沙发上削苹果：“杨戩应得的。”

崇应彪吸了一口气，胸膛起伏。殷郊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别咬牙了。”说着摸了摸自己的下颌线：“再天天咬牙小心发腮。”

崇应彪一把甩开他。

殷郊似乎并不在乎，他走到杨戩面前：“走吧，去我屋细聊。”

杨戩跟着他上楼。

等殷郊关了门上了锁，杨戩问：“牧驰是谁？”

殷郊笑了：“怎么，你上床的时候非要喊大名吗？”

Chapter 2

杨戩说我为什么要和你上床？

“因为我们要谈宗庙区。”

杨戩眨了眨眼：“这二者的关系是？”

殷郊已经脱了衬衣，里面是一件黑色的工字背心。他向杨戩一笑，露出牙齿：“因为床上说的话不算数。”

杨戩坐在床前的懒人沙发上，两只手搭在一起，轻松地垂在身前。沙发是一种欢欣的草绿色，跟装修格格不入。杨戩不是掐尖冒头的人，他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因为逻辑清晰。在殷郊的话里，他找到了很大的逻辑漏洞：“既然不能算数，那为什么告诉我？”

殷郊抽掉了皮带，叹了口气：“你就当我要潜你好了。”

这必定不是正确答案。

当然，在生活中想找一个所谓的“正确”答案本来就是一件蠢事，尤其在殷先生家里。杨戩心里冒出无数个反驳的条目，比如殷先生的命令是给你不是给我；比如太子能给的东西看起来简直少得可怜。但他一条也没有讲。殷郊伸手按住他的肩膀的时候，杨戩抬起手臂，手掌贴在他的腰上。

殷郊低头看他的手，笑了：“你是昆仑出身？昆仑双修道名气大得很。”

“我是清修。”杨戩说。他轻轻摩挲着拇指，隔着棉布，感到皮肤开始发热起来，又说：“比鹿台还是差些。”

殷郊捉住他的一只手挂在自己肩上，又伸手去解他的皮带：“总有个别。”

个别什么？个别好的？个别不好的？

地暖烧得很热，隐约地毛孔都张开，透出点点地汗，把皮肤黏在一起。殷郊矮下身子，跨坐在杨戩的大腿上。但他也并没有真的坐在上面，杨戩感到殷郊的大腿根部和臀部绷得很紧，碰在自己的耻骨上。

他勃起了。

殷郊正在缓慢地顶胯，节奏如同悠闲骑马，将他们两个的性器隔着衣服在一起磨蹭。他本来比杨戩高，因为现在的姿势，更加居高临下地揽住他的脖颈。杨戩仰起头，不得不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姿势，瞻仰灯光在殷郊的眉骨和颧骨播撒的阴影。他半仰着头，鬓发散开跟着动作一颤又一抖，灯光于是若隐若现，在殷先生的家里营造出鹿台老旧的气氛。

杨戩终于没有忍住：“那天在鹿台……”

殷郊骤然低头看他。这张脸上漫不经心的表情失去了，换上一种锋利和警觉的神色。在杨戩把话说下去之前，殷郊把他的下巴更抬起来一点，低头亲吻他。他的头发散落下来，纷纷扫在杨戩的脸上，让他短暂的失去了视觉，同时让错开的鼻尖落在颧骨的触感变得更明显，呼吸也因为遮蔽而现出一种局促和灼烧。

杨戩的一只手从殷郊的肩头滑到颈后，另一手则一直贴在腰间扶着，感受他每一次顶动的时候肌肉的收缩，像八音盒里微笑的小舞女，每转一圈都重新微笑着向前方点头。

殷郊在亲吻中问他：“所以那天你花钱了吗？”殷郊的手从他的内裤边缘探下去，杨戩任由他动作，作为一种交换，用拇指挑开他的背心，手掌向上，向上，捧住他的肋骨下缘，手指微微张开，嵌入肋骨的缝隙。但没有停很久，他继续往上，往上，直到架住殷郊的腋下，迫使他抬起手脱掉衣服。把这件衣服从头顶脱掉的时候，殷郊的头发也向后撩开，露出他光洁的额头。

杨戩终于得以正视他的眼睛，说：“花了。”

其实这是一笔可以省下的钱。在鹿台向外走的时候，杨戩没有绕很多圈子。但这种敏锐有时候太过显眼，他故意又走了几条岔路，最后付钱给一个高个子俄裔女郎，到“她的地方”过了一夜，再在第二个套子用完之后留下票子离开。

殷郊脸上露出一丝微薄的笑意。他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
然后他拨开杨戩的衣服，骑了上去。

杨戩小时候在后山的水塘里游泳，一个猛子扎进去，游出去几米才冒出头来。他此刻如同整个被裹进温暖的泥塘，又好像突地挣出水面，被清冽的空气往肺里充满。殷郊的腿细细

地发抖，杨戩托住他的后背，脸颊贴紧他起伏的胸口。

殷郊垂着头，嘴唇找到他的耳朵，低声说：“没事。”

杨戩忍不住抬头看他。

殷郊察觉他的目光，哧地笑了一声：“你不动我更难受。”说着，他暗示地抬起身再重新慢慢坐下去，又夹了夹后面。杨戩忍不住沉默地深吸口气，手上一下使了点力，殷郊低低地叫了一声。

懒人沙发已经东倒西歪不成样子，杨戩环着殷郊的后背，把他放到在几乎摊平的一团沙发上，用胯不轻不重地顶他：“不是要跟我说宗庙区？”

殷郊伸手捧住他的脸，拇指从鼻梁滑过颧骨和太阳穴：“就这态度？”

杨戩不作声地笑了一下，抬起腰几乎整根出去，一点点地重新把头插进来，再猛地一捅到底，殷郊一抖，拉长脖颈往后仰着头，声音哽在喉咙里。杨戩耐心等他缓过来，插在里面慢慢地磨，找他要紧的地方。

殷郊喘着气，恶狠狠地勾住他的脖子：“庙街……事情不好做的。”

杨戩说我知道。他把自己撑起来。

“事情从来不好做。”他说着，用阴茎向刚才发现的破绽处平稳地、快速地撞过去：“但殷叔要我去，我就要去。”

他讲话也带了一点鼻音，汗水从下颌滴下来，落在殷郊肚脐旁。

“好……”殷郊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他的面颊因为性爱有些发红，但眼睛很亮：“去庙街，别说话，别做事，跟……跟紧我。”

“跟多紧？”杨戩问：“这么近的紧？”他说着，故意擦过殷郊的前列腺，不管不顾地往里顶了几下，阴毛直刺在殷郊的后穴，又压低身，把殷郊的性器夹在两人的肚腹之间磨蹭。

殷郊抓着他的肩头，偏过头用手捶了两下地，但力气已经小了：“你……”

杨戩叹了口气：“是你说的，床上的话不算数。”

殷郊仰起头大笑起来，他的肠道因此一收一缩，杨戩有些耐不住，索性握住他的东西撸了几把，在他射的时候也把自己拔出来，射在他腿间。

殷郊笑得没力气，侧过身趴在地上笑，又翻回来面朝天笑了半天。杨戩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这么好笑，只是问：“我们现在没有在上床了，我什么时候去庙街？”

殷郊做了几个深呼吸，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，才说：“你在这里住两天，等姜文焕回来。”

他呼了口气，神情严肃了一点：“跟姓苏的牵扯的都是大事。”

他把汗湿的头发往后抹开：“去楼下帮我拿个苹果？”

杨戩下楼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，崇应彪和姬发还都在客厅里，不过换了地方，一个在打游戏一个在看电影。看到杨戩下楼，崇应彪把口香糖吐到纸上，看起来有点惊讶，哼地冷笑了一声。姬发则向上看。杨戩回头，看到殷郊也出来了，趴在二楼栏杆上往下看，懒洋洋朝楼下两个人挥手：“姬发，苹果有削好的没？我要吃一个。”

“没有。”姬发一口回绝：“削皮之后会氧化得很难看。”

殷郊打了个哈欠：“那算了，来个带皮的好了。”

崇应彪压着火：“你不能自己削？”

殷郊笑一声：“也没见你自己削啊彪子？”

“我也没吃！”崇应彪有点恼了：“陈牧驰我告诉你，你别装得人模狗样给老子甩脸。”

殷郊的脸色变了变。

杨戩看了看崇应彪，又看了看殷郊。

姬发皱了皱眉头，抬头问殷郊：“你还没告诉杨戩？”

殷郊摇头：“没到时候。”

崇应彪呸了一声：“殷叔都叫了你还不说，什么意思？”

殷郊，或者说陈牧驰，叹了口气：“我是真的说不清楚。”他又打了个哈欠，有点耍赖似的笑了笑：“等姜文焕回来让他说。”

姬发有点无奈，但看起来也有点乐。“行，”他说：“等姜文焕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.